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40

50

5 6 7 8 9

衛靈公

李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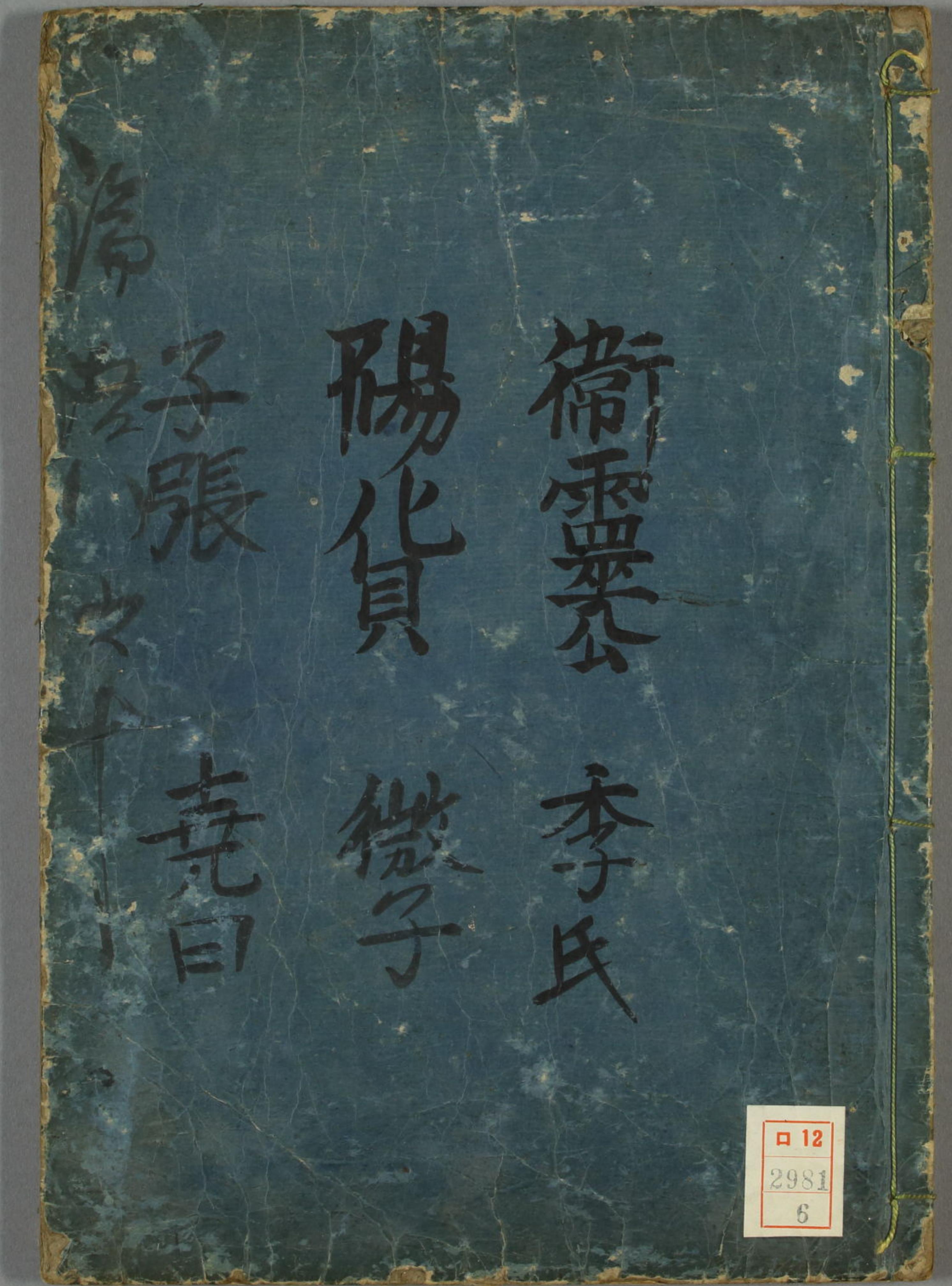
堯曰

卷一

卷二

卷三

口 12
2981
6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從去聲

○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

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
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信方

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

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

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溫見發也。

○子曰。無

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

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

讀如母徃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輒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項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

也。○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故

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

藏也。郊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

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曰。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子貢問爲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

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輶

輶。音路。亦作路。

○

商輶。木輶也。輶者。

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輶

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

而易敗。不若商輶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冕

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

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

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

其

中

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

之音。佞人。卑謔辨給之人。殆。危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

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

○

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

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

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

於時。然其爲治之

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

患在几席

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與者

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穀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已遠去聲

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子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事之本。故以爲質。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

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無爭戾之心。故不

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間。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

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爲思而不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

四書集解
卷之二
論語
教人

爾

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貧

奴

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

道

道

而已

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

日

曰

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

爲憂

爲憂

樂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

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泣之則民不敬○泣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

仁能守之不莊以泣之則民不敬

泣臨民也○知

動之動

謂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泣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

以爲小節而忽之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言

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

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

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

以敬吾之事而已。不

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

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正之。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不爲同。如善惡邪。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予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某在斯。某在斯。見。師。樂。是。名。再。言。

坐之人以詔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

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史。音俞。○顓。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

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按

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晉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處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

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

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而必爲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

而無傾
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之亦不當

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

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簷牆之內也

千。梢也。戈。戟也。簷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晉而去季氏。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

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辨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

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遠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遠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

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戲侮

不務脩身誠已。○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則何畏之有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

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

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

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白香山集注

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

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文。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

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八卷終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歛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白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

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

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二字蓋衍文耳。樂。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夫子莞爾而

因言其治小邑。何必定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

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畔。召子欲往。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

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

說音悅。○未無也。言

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

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子張問仁於孔

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羨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彌。肸許密反。○佛肸。子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

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危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行自平。涅而不縕。磷。力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縕。而後無可無不可。堅自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者幾希。○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

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
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
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
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
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

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

居吾語

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濶。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怒。通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繙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

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牆。言其無實益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

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

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德也。

聽塗說則棄之矣。

與哉

與。平聲。○鄙夫。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

小則吮癬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

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

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

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

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附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

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

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
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

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梢

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梢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
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
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
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焉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育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禮衰。既葬。跪食水飲。受以成
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纈緣。要經不除。
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
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耳也。

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
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
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政而○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及之爾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園棋也。已。止。

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

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

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

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

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巢敢而窒者

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訕以爲直者。

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

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

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語。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涓。乃歷反。○二人隱

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故夫子代之也知津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

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

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

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
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

撫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

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篠。徒弔反。植。育值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

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任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弱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
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

少去聲

同○逸遺

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

下同

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偷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

權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諦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

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縗適蔡四飯鉶

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亞飯以下。繚皆名也。鼓方叔

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播

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

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

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哀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立虛語○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天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

臣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騷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

之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騷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

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

夏文子言

孔門自顏子以下。顏悟莫若子貢。自

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

詳焉。凡二

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致
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

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
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明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
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

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
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
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爲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
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
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
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子夏曰。小人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節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至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闊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

之明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未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

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

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

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

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

此不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惡乎用其誠。○

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孟氏使陽

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父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

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

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所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穢之實。

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衛

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虞反。○公孫

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

於虞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

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

告于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

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

見其中之所以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

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自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

量去聲○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

日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

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私同。
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
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爲恭謂
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責

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子禽不謹言爲也化不可

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立之道謂植其生也道

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緩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

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戒之也。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戒之也。禹謨。比禹謨。比此加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閼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

爲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

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

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

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

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所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

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實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王之事無所見恐

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此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恭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恭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虞子張反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

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不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知禮。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
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
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
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
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

